

佛教分不開的。但新疆何時始有佛教，現尚無確定說法。就我們所見，兩漢遺址，例如輪台湖灘中之西漢舊城，不見有廟宇，沙雅西北沙磧中如大望庫木、額濟勒克一帶之東漢遺址，亦不見有廟宇，由是言之，新疆佛教當起於東漢末季，我在羅布淖爾考古記第五章關於佛教之傳入及其文明，講述甚詳，不再重述。不過新疆佛教藝術，一般說法，謂起自紀元三世紀，大約可信。但我們在庫木土拉及克子爾佛洞中，曾覓出貞元十年及大順五年年號的牆壁題字，大順爲唐昭宗年號，在九世紀末。是新疆西部佛教活動，自三世紀至九世紀，約達七世紀之久，在這一漫長歲月裏，其藝術作風是不能不有變化。即以克子爾佛洞之壁畫言之，其形式及作風，顯有早晚時代的區分，就一洞之中，亦有前後的殊異。由吾人觀察結果，認爲是受了兩個不同方面的文化影響，前期接近於西方，後期接近於內地。當然我國的佛教藝術，亦自西方傳入，與新疆藝術同一母胎，不過佛教藝術到我國內地後，經內地藝術家之分析溶化，而成了東方民族藝術特徵。復隨政治勢力之發展，而傳入新疆，又經新疆藝術家之分析溶化而成了新疆後期的民族藝術，在庫木土拉及克子爾佛洞中每有漢文及民族古文字並排題記，可以作爲明證。有些帝國主義分子，每謂中國文化無影響於西域，事實並不如此。

以上是就這次觀察的幾點現象作一簡述。至於我們這次考察，還存在一些缺點，主要的是考察範圍太廣，包括南疆大部分地區，雖然時間達一年半之久，但在當時利用原始交通工具，又加以人爲的障礙占去了很多時間。又我們人力物力相當薄弱，且缺乏經驗，因此在工作上不免有些缺點；尤其當時強調了全面考查，多看地方，而忽略了重點發掘工作，有的遺址作的不够，有的遺址沒有作，這樣就增加了現在研究的困難。幸而工作圖稿同筆記，尚完整無缺，已整理出七大幅路線圖，並把南疆一部分遺址，作出全面報告。當然遺漏的地方很多，但就已踏查到的遺址，已超過前人之所見，這對於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及將來考古工作不無幫助。其次談到遺物方面，在抗戰時期，一部分遺物運到漢口，不幸燬於兵燹。現僅依據照片同摹本作說明。另一部分現存遺物，有的是從地下掘出，有的是從地面上採集，或購自農民，無詳細記錄。又有些遺物，多是殘缺不全，例如壁畫、泥塑，爲外人盜竊之餘，截頭去尾，殘破零碎，很難推求其整體內容。再者，本書中有一部分殘紙及銅錢，均爲民族古文字，因能力所限，亦未能完全譯出，以報告給讀者，但這些資料，爲研究少數民族史和藝術史最可依據之直接史料，故亦盡吾人能力所及，加以整理與說明，以爲讀者進一步研究之參考。總之新疆在過去，祇有外國帝國主義分子來此地工作，搜索盜掘，把一切珍貴之文物，大批捆載而去。中國學人無聞焉。中國學人在新疆作學術考察，這是第一次，所採集的標本，亦爲國內所僅有。現在我們將他全部介紹出來，作進一步研究工作之參考，也是有益的。當然，我們的能力有限，相隔時間過久，當時所記錄者，以後也許發生變化，現在所作的說明，也許有錯誤，均希望讀者賜教以便修正。